

籌辦夷務始末

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九十六

同治十三年甲戌七月戊申。江蘇巡撫張樹聲奏。承准軍機大臣字寄。同治十三年五月三十日奉

上諭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。日本兵紮香港。濱海防務。請飭先事籌辦一摺。各省沿海口岸甚多。亟應一體設防等因。欽此。又奉六月十二日寄

諭。李鴻章奏。遵旨籌派洋槍隊航海馳赴臺防。並請飭調駐陝銘軍東來。以備南北海口策應一摺。著照所請。即飭唐定奎統帶所部步隊六五百人。由徐拔赴瓜洲口。分起航海赴臺。聽候沈葆楨調遣。由李宗義、張樹聲飭調浣局輪船。暨雇用招商局

輪船駛赴瓜洲。以備該軍東渡等因。欽此。除恭錄移行欽遵外。理。並咨山東浙江各撫臣一體會商聯絡外。伏查日本開索壘香。駁駁內偏。雖經沈葆楨等反復詰責。至今堅不退兵。倭人狡詐多端。意指洵為叵測。江蘇乃中外通商總匯。沿海濱江。駁橫各十餘里。港嶼林立。防不勝防。誠如總理衙門所奏。不趁此時振刷精神。一旦事變猝來。實屬不堪設想。綜覈江南形勢。以吳淞內洋為外海入江。並南通黃浦。內連蘇松第一閘。惟洋面過闊。控扼匪易。其次則狼福兩山以上。如江陰之鴉鼻嘴。丹徒之固山關。均屬天生鎖鑰。乃長江下游門戶。各該處向有墩壘砲臺。軍機以從。

廢址僅存。且於倭兵初抵臺境時。卽與督臣李宗義往復
函商。殆無虛日。並約提臣李朝斌來省。密籌備禦事宜。先
就現在水陸兵力。扼紮江海各要隘。會哨分防。以壯聲勢。
惟近日海上用兵。必恃西洋船礮。若但用相沿舊法。防務
實無把握。急宜修築江海礮臺。密購外洋利器。用備不虞。
而購礮築臺。委曲繁重。決非旦夕所能集事。所有籌款設
防。先期商辦情形。案由李宗義附片會陳。

聖鑒在案。蘇省留防淮勇僅止二十餘營。分戍大江南北。彈壓巡
防。臣與李宗義會商。本擬將現駐徐州之淮勇十六營酌
撥而來。移紮就急。適准李鴻章。沈葆楨先後來函。奏調該

軍赴^北。即屬提督唐定奎整隊以待。茲奉

諭旨。又經飛飭欽遵。並飭蘇松太道沈未成。前臺灣道吳大廷等。分別調往港局招商局各項輪船。馳赴瓜洲。裝送唐定奎一軍分起東渡。並據徐州道稟報。唐軍定於六月二十日。自徐郡宿遷接續啟行。兼程南下。江省少此勁旅。兵力更單。幸蒙我

皇上通籌並顧。准調駐防銘軍。移紮南北適中之地。借壯聲援。計該營東下。約在中秋節以後。臣等現已密派委員馳赴江陰上海等處。查勘水陸形勢。以備臨時商調策應。蘇滬華洋錯雜。民氣浮蕩。動輒謠言四起。當此邊釁將開。大局未

定之時。臣惟有不動聲色。隨時察看緩急。密商督臣彈力。籌維。斷不敢稍涉張皇。致滋紛擾。亦不敢稍涉懈緩。貽誤事機。以仰副

聖主綏靖東南。有備無患之至意。

硃批。知道了。仍着隨時與李宗義密籌妥辦。毋誤事機。

己酉。廣西巡撫劉長佑奏。竊臣於同治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。承准軍機大臣字寄。五月初一日奉

上諭。越南匪徒。一經法國會剿。難保不奔竄邊境。著瑞麟等分飭沿邊帶兵各員。隨時偵探。嚴密設防。為勦為撫。務須認真籌辦。不得稍涉輕率等因。欽此。伏查越南官兵。能勦匪者莫如劉永

福一軍。即上年在河內與法人打仗之黑旗隊也。越南各匪。宜亟勦者。莫如黃崇英一股。即上年在河陽與法人涂普義交通。現在分擾西北之匪徒也。巨寇法人之意。所欲勦者。必先劉永福。所欲撫者。必先黃崇英。而又慮粵軍現留高涼。越南得倚為聲援。或未有遠聽其言。所欲勦者。勦之。於所欲撫者。撫之也。因而有調回粵軍之議。有招回匪徒之議。並有與越南會勦之議。蓋謂至是而粵軍不得不撤。至是而或勦或撫。越南不得不從矣。夫粵軍出駐關外。已四五年。一以邊寄甚重。勢當設防。一以外藩乞援。情難膜視。初非兩國構兵之後。始議進屯。且於覆總理各國衙

門。與兩廣督臣函內。已綏悉言之。高諒密過三關。形勢最
為扼要。自經粵軍收復之後。夷情倚以為安。今一旦遽議
撤回。無論高諒隨失。甯太益孤。越南之兵。不能併力西攻。
越南之匪。必將分股東窺。正恐粵西緣邊郡屬。處處與匪
為鄰。在在須兵列戍。自此咫尺之外。不得賊情。亭障之旁。
悉成敵境。前功盡棄。而後患無窮。則粵軍之未可遽撤也。
現在越南各匪。大半漏網餘兇。其撫叛無常。前事可鑒。年
來句結漸廣。聲息漸通。狡詐情形。百倍往日。徒以防軍密
布。未敢擾偏邊。然其尋仇報怨之心。則未嘗一日或釋。
今若漫無區別。批准召回。處置未能相安。禍端即肇於肩。

賦防雖未能盡善。戎患即伏於隱微。前准督臣咨送招撫章程。卽為周妥。臣復督同司道悉心商酌。增設多條。其能否施行。有無流弊。則猶未敢深信。蓋以

朝廷破格之恩。不乞自體。臣不乞自藩服。而出自他族之一言。恩怨所歸。得失主判。已非所以尊

國體而戢戎心。則運仗之未可遽招也。至於法人與越南會。勦各匪之議。如果屬實。粵西得以一意設防。不復兼籌援。勦。既可紓越南之怨望。更可釋法人之嫌疑。計孰有便於此者。而不謂法人之創為此議。初未與越南會商。其意惟在撤粵西之兵。報河內之役。且欲越南之自絕於中國也。

並使粵西之自失其外藩也。臣初聞此議。不能無疑。比經
函商督臣。但以未經奏奉。

諭旨。以無越南咨文來解。乃數月以來。越南國王及近邊夷官。遞
呈文牘。仍以撥援為請。並無與法國會勦之言。而原駐粵
東之法國領事。與現在越南之督兵法官。於督臣處亦迄
無片語申覆。夫其情虛計沮。已可想見。則會勦之未可遽
信也。夫法人自以為越南在其掌握。獨無如劉永福一軍。
與之相抗。既未便遽指為匪。又未能遽加之兵。而黃崇英
遠在河陽。中為劉永福所阻。與河內聲息不通。粵軍分駐
高諒。又可扼其東竄之路。計惟有聲稱會勦。概許招安。懈

越南之軍情。悅粵西之成局。然後可以惟所欲為耳。且當
日夜尋維。竊謂越南各匪。一日不除。閩內外粵軍。一日不
可撤。粵軍於法人。固不容列。滋事端。粵軍於越南。必不可
置諸度外。但越南大局。屢敗於撫。今當一主於勦。而粵軍
本計。惟在於防。今當以防為勦。並可以勦為撫。故不必諱
言勦。以失越南之望。亦不必惡言撫。以滋法人之疑。因其
勢而導之。相其機以圍之。期於越人尚無所憚。而於法人
更無所忤。斯可矣。近據閩外軍營探報。法人原住河內。漸
次退出。其大小洋船。亦皆退泊在金港口。有云埃涂普義
來時。仍要進紮省城。又云勦令南官往勸劉永福。讓出河

路雖莫測其用意所在。而劉永福一軍。近來聲勢頗壯。黃崇英屢為所敗。退踞老巢。其黨勾結白苗。擾逼保樂。距鎮安邊界僅百餘里。比經飛飭劉玉成。由關外撥兵往助堵剿。該匪望風引退。復為滇省開化練勇所邀。似此機會大有可乘。臣已商同司道。選委梧州府知府徐廷旭。往督邊境圍防。兼辦收撫事宜。又因候補道覃遠騄。報丁父憂。改委候補道趙沃。交卸鎮安府事。就近接統其軍。該二員頗曉戎略。兼悉邊境。越南官民。均所信服。臣曾密授機宜。令於到防後。將越南軍情賊事。悉心體察。隨時會商。即於防堵之中。兼籌勦撫之策。日前越南貢使過境。復諭以粵省

仰體

皇仁○不欲膜視該國○如法人會勦之說○竟屬子虛○該國統率得人○能制各匪○不致仍前狂竄○粵軍雖經奏明不能深入○亦必遵奉

諭旨○相機應援等語○該使臣深為感激○臣維越南君臣○能否及時振作○尚不得知○粵西防軍○現在勦撫兼籌○能否得手○亦難逆料○然揆度時勢○越南果不為他族牽制○能任劉永福以擊黃崇英○而粵軍於其可勦者勦之○於其可撫者撫之○黃逆亦不難殄滅○此係密籌梗概○未敢稍涉張皇○現仍明飭閩內外各軍○不得因法人暫退○任從營中弁勇○擅往河內○

致生事端。亦不得因黃逆敗回。各匪已許招安。稍疏備禦。頃據署左江道許其光。竄逆劉帶勇會同東省官軍。查辦積匪。漸次蕙事。將來東軍進駐欽州。兵勢既合。邊防益固。為勒為撫。更可協力通籌矣。再臣前奉

諭旨。粵西官軍出境勦匪。於該國有無裨益。不致列滋事端。著劉長佑。馮子材。悉心妥籌。速議具奏。欽此。旋因法人與越南尚在議和。事涉通商。應由督臣主政。遇事關繫邊防之件。亦惟隨時咨商辦理。未敢率行議奏。上煩

聖廩。合併陳明。

諭軍機大臣等。劉長佑奏。現籌勦撫越南匪徒。及越南近日情形。

一摺。法人與越南會勦各匪之議。未可遽信。則粵軍未可遽撤。匪徒未可遽招。劉長佑所籌各情。詳審周密。實為切中竅要。現在法人原住河內者。漸次退出。其大小洋船。亦皆逆泊左金港口。有俟涂普義來時。仍欲進紮省城。及勒令南官往勸劉永福讓出河路之說。用意殊屬叵測。粵軍駐紮高諒。既為越南牽掣。又可自固疆圉。現在黃崇英股匪屢為劉永福所敗。復為滇省開化練勇所截。機會大有可乘。劉長佑已飭徐廷旭。趙濟體察越南賊勢軍情。籌辦勦撫。仍著該撫隨時密授機宜。以期於事有裨。粵東官軍查辦積匪。漸次蕪事。即可進駐欽州。遙為犄角。著瑞麟。張光棟。會同劉長佑協力通籌。俾兩省邊防。同臻鞏固。

總期安本境而綏藩服。毋任他族欺陵。此中大有權衡。諒該督撫等必能籌畫盡善也。徐廷旭等到防後。如何辨理情形。著劉長佑詳悉具奏。

辛亥。福建陸路提督羅大春奏。竊查同治十三年五月十六日。准閩浙督臣李鶴年咨。准

欽差大臣沈葆楨函。商奏調岑駐紮臺北蘇澳。本應照咨辦理。緣先准福州將軍臣文煜。督臣李鶴年咨會。創設練營。招募壯勇。以固內地。事方經營伊始。未便分身。其蘇澳應即別調鎮將托紫。登時咨覆去後。旋於五月二十一日。由岑密奏日本狂悖漸形。籌防大略摺內。陳明尚未赴臺。嗣准督

臣咨會督率兵勇移駐廈門。業經奏請在案。茲復准督臣
咨開。仍應前往蘇澳駐守。以赴事機。正在定期起行間。又
於六月十五日。函催前來。並恭錄本年五月二十七日奉
上諭。現於淡水等處派兵駐紮。由羅大春督率巡防。責任甚重。仍
當遵奉前旨。檄令即日赴臺。以資得力等因。欽此。查歷任提督
赴臺勦匪。及查辦閩粵間案。均係帶印往還。以資給束。而
便調遣。現在粵做照向章。齎帶印信。於本年六月二十日。
由泉州吳塗口。乘坐靖遠輪船。隨帶親勇一哨。計一百零
八員名。放洋東渡。本衙門日行事件。委令提標中軍參將
周德富代拆代行。該參將樸誠指練。人甚可靠。如係緊要

公事。仍飭隨時包封。交李常廉停泊。甯江口船隻。遞至行營。親自裁辦。

硃批。知道了。

壬子。兩江總督李宗義奏。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密寄。同治十三年五月三十日奉

上諭。各省沿海口岸甚多。亟應一體設防。等因。欽此。仰見

皇上訓示周詳。先事豫籌之至意。臣等伏查江蘇沿海口岸極多。防不勝防。若論蘇常門戶。自以寶山吳淞口兩處。尤為緊要。然論向來之形勢。則扼險設防。實為天然關鍵。論目前之情事。則通商互市。已久。盡撤藩籬。論者謂西洋各國。齊

繫上海。坦然示以不疑。或可擇精嫌而為援助。此雖審度時勢之論。究屬倭倖萬一之謀。况江防海防。無論有事無事。均不可無備。惟寶山吳淞等處。非大枝隊伍。不足以資控扼。其餘如崇明等處。以及入江後。江陰以上沿江一路。雖不能處處設兵。而擇要駐守。與相機策宜。合而計之。必須五六萬人。方可略資展布。論兵力則無此勁旅。論餉項則無此鉅款。展轉躊躇。蓋寢饋不安者數月於茲矣。臣初與撫臣函商。本擬將提督唐定奎所統武毅軍十三營。由徐州移調南來。為海疆重鎮。現因閩省需兵。業經直隸督臣李鴻章奏調赴福建。自應先其所急。飭令迅速前往。而

蘇州防勇。本屬無多。卽江甯亦僅有記名提督吳長庚所統慶字八營。前蘇松鎮總兵章合才所統合字六營。記名提督朱淮森所統新兵五營。除雨花臺屯紮六營。省城留駐三營。鎮江分紮一營。揚州分紮兩營。不敢輕動外。現以兩營開拔鶴身嘴。三營開拔烏龍山。趕築礮臺。又一營會同撫臣所派蔣金章一營。共紮吳淞。暫顧門戶。又經撫臣抽調興政陞一營。權紮劉河。處處俱形單薄。且固山關各隘。均應設防。尚無營勇可以調紮。臣上次曾奏明擬於吳淞。江陰等處。堅築礮臺。約計礮臺一處。總須填紮三四營。如辦成五六處。卽須守兵二十餘營。現已檄飭吳長庚添

募四營。章合才添募一營。朱淮森添募一營。記名總兵劉啟發招募一營。又派前雲南鶴慶鎮總兵宋國永。前貴州威甯鎮總兵萬化林。記名提督高占彪。各募二營。又前記名提督成大吉。為前安徽撫臣李績宜舊部。驍將。侍郎彭玉麟極稱之。現亦徵飭招募二營。又徵蘇松鎮總兵滕嗣林。以崇明孤懸海口。應在本處招募一營。略補水師之不足。以上共添十六營。內吳長慶。章合才。朱淮森。高占彪。所募八營。概令就近招募。咸軍較易。其宋國永等在湖南北招集舊勇。尚需時日。即使各營募齊。猶須訓練精熟。方能得力。惟現在吳淞僅紮兩營。兵力過薄。因思昨奉寄

諭防令臬司劉盛藻統率陝防武毅銘軍馬步十二營。拔赴濟甯。徐州一帶扼紮。以備南北海口。策應等因。欽此。臣與撫臣遵卽咨商李鴻章。將到威海所部。分撥步隊十餘營。徑紮吳淞。寶山等處。海口有此勁旅。庶幾可備緩急。將來新勇練成。再將沿江各口次第填紮。如再不敷。容臣隨時察度辦理。目下日本與生番構釁。能否迅速了結。非臣等所能逆料。就江南情形而論。兵力既單。餉項尤絀。固不敢張皇急遽。別生事端。亦不敢觀望遲延。冀作無事。除咨直隸山東浙江閩廣各督撫臣會商聯絡外。惟有遵

旨與撫臣妥籌。先就緊要之地。募營分布。其一切未盡事宜。隨後

陸續陳奏辦理。理合會同江蘇撫臣張樹聲。恭摺馳陳。殊批。覽奏均悉。仍着隨時與張樹聲悉心籌辦。務臻周密。

乙卯。安徽巡撫英翰奏。竊嘗共准督臣李宗義密函。以日本稱兵窺伺臺境。情形叵測。現接探報。該國人議論。專以虛詞張大。意存恫喝。並有東洋人佐野等三名。游歷金陵。恐其探視虛實。已將提督吳長慶等營調紮南岸。仍商調皖軍三千人。填紮北岸江浦一帶。以資防禦等因。伏查日本以萊爾厄邦。膽敢藉生番構索為名。窺我疆域。現在臺境增兵修路。為久踞之計。其狡獪本謀。業已畢露。自來用兵之道。議戰必先議守。自勝始能勝人。即平居無事之時。

尚宜為慎固藩籬之計。何況今日情勢已著。則守備更不容緩。月前彭玉麟巡江過皖。亦曾與岑深籌此事。擬整備增兵力。顧下游門戶。誠為目前要策。岑接准李宗義來信。當即飛飭現駐省防之總兵張得勝。帶領所部凱字一軍。並於預防添撥兩營。呈馳前往。聽候派紮。計月內均可次第抵隊。一面飛調駐潁駐毫之強字等軍。兼程來省。以待調撥。其皖北向來駐紮處所。仍飭酌添哨隊。扼要彈壓。以固腹地。俾免顧此失彼。此才會商籌辦江防酌撥隊伍之情形也。竊謂長江之險。昔稱天塹。今日已為輪船往來熟路。是以籌顧江防。必須守險於下游。尤須合沿江上游數

省全力以相赴。九年開奉。

旨查詢江海各防。等即建新議。曾經奏奉。

諭旨垂詢上游疆臣。時李瀚章。劉坤一。皆深維全局。力任艱鉅。今日論戰。則應變之機。原未敢豫計。論守則前日之策。似未便更張。等現已審商李瀚章等。重申前議。通盤籌酌。何省出兵。何省濟餉。以期各任其事。同赴事機。皖省留防之軍。萬餘。固為彈壓地方。亦實留備緩急。雖十年間。因餉需支絀。疊加裁減。然汰弱留強。尚皆積壯。值此事勢緊急。等惟。有殫竭愚忱。盡其力所能為。先其事之所急。以顧全局。萬不敢因餉項之難。存吟域之見。稍涉推諉。以期仰副。

聖主慎固江防之至意。

硃批覽奏已悉。仍着隨時督飭派防員弁實力籌辦。務臻周密。

丙辰。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沈葆楨等奏竊

臣等於六月二十一日。安瀾輪船自省至臺。奉到五月三

十日

上諭。日本占踞牡丹社一帶。刻下辦理情形若何。該國近日作何

動靜。著沈葆楨、文煜、李鶴年、潘霽詳細奏聞。以憑度系等因。同

日飛雲輪船自津至臺。奉到六月初五日

上諭。臺灣近日情形。著沈葆楨等相機妥辦。仍隨時奏聞等因。又

奉到初八日

上諭沈葆楨等所奏洋槍隊令其魁日起程。羅大春著卽渡臺。彭
楚漢著赴新任。日本情形詳細具奏。各社生番妥為收撫。吳光
亮。劉璣。著往臺郡。港局輪船。著吳大廷督帶駛往各等因。臣等
伏讀之下。欽感靡涯。查南路自王開俊兵紮枋寮之後。倭
人或情益嚴。十二日。倭兵由龜山分紮一棚於三家厝。列
有十餘人乘船自風港沿岸至枋寮。測水淺深。十五日。復
有輪船一隻。載衣糧接濟。而我之驛夫蕭文赴鄉諭者。行
至千浦。該倭兵竟阻之。卒由間道旁達。現兵營未開。臣等
祇得移書詰其中將西鄉。俾有顧忌。十六日。倭人水野道
入豬勝害。高士佛措社。聲言索取前年琉球人被戕首級。

賞躬帶遠鏡。周覽各山。十九日。倭兵自後灣開道。上達龜山之頂。風港之營。又欲分出平浦住紮。二十一日。倭通事彭城中軍謁珥琦。委員周有基。反叩以前日中國所議。柳原前光何以尚無信。中國四處布兵何意。託為查示。臣等來其心動。具文勸令回兵。未知其能有照覆否。民團經張其光。同曾无福。親行激勵。漸有規模。十五日。委員袁開拆。復帶來番目買達等五十六人。均加撫諭。擗賞。派船送歸。該番目苦求派兵駐防其社。臣等憐其懇切。令袁開拆招募土勇五百。無事以之閒路。有事以之護番。名其軍曰安靖。以連朝颶風猛雨。溪漲淹途。至二十四日始能馳赴招

募張其光之。徑下淡水也。扶里煙六社番目率百餘人迎
 謁。諭以雞髮開山。該番目等亦俱點首。遵照目前番界。輸
 誠如此。開禁之事。莫可日起有功。北路自蘇澳至而風澳
 山路。據臺灣道夏獻綸稟稱。兩日之內。即使開通。現已進
 開岐策之道。平路以橫寬一丈為準。山竦以橫寬六尺為
 準。俾修莽勿塞。輿馬可行。論蘇澳至岐策水程。祇百十餘
 里。而懸流逆浪。舟險異常。陸路相傳二百餘里。墜崖峭壁。
 策難盤紆。其實在途程。非疏通後。雖土人亦難聽度也。俟
 人到穆齊失銀之案。經稅務司好博帶帶當日之銀船戶
 黑士西哥人。叫嚕面質。據述前此。俟往岐策。實為租地。蓋

屋已付定銀百八十圓。且寄有斤錘諸物。並許自給引錢者。幸資十二圓。彼族詭謀。數語畢露。該道立飭噶瑪蘭通判洪熙恬。委員張斯桂。與好博遊來船前往。十六日抵岐。米之新城。是處已有居民三百餘。遂上岸駐紮。而颶風旋作。輪船不能守候。起碇疾歸。俟風定往迎。方知其實在情形。再行的辦。二十二日。提臣羅大春帶印至臺。與臣等熟商。日內即遵。

旨出鎮臺北。撤撥揚武輪船前往泉州。裝其原部營勇六百人。徑赴蘇澳。臺北人心當更安固。前臺灣道黎兆棠。同日自粵至。擬令專司營務。袁贊戎。機。臣爵擬即日前往鳳山督練。

新軍。催集民團。綏撫番社。並防地方。豫募客兵。薪米俾元。臨時周章。臣等伏思。臺地六七月間。颶颹時作。瓊瑤浪湧。難泊輪船。龜山倭營。又當風衝。站脚不穩。僕我陸兵。業已厚集。乘此烈風暴雨。一鼓作氣。併力合勦。彼雖有鐵甲船。不得近岸。孤軍援絕。不難盡殲之海隅。此等情形。想亦倭奴所深悉。所以日來情狀。倍見張皇。迨八九月。風浪漸平。彼之輪船。必齊集海岸。互為攻援。我之防水。較防陸更急。此時非多備戰船。不為功。現柳原至都。款服與否。尚未可知。臣等夙夜深籌。陸既望淮軍之節。至水更盼鐵甲之逸來。蓋為此耳。茲謹將近日防務。及撫番間路情形。合詞派

輪船遮津馳奏。

沈葆楨等又奏。王繕摺開。接夏獻綸二十二日稟稱。淡蘭鄉團業經募辦。添招練勇亦已成軍。惟新開歧萊山道。須節節設營駐勇。後路方無他虞。現復增募三百人。料匠二百人。隨同入山伐木。自六月十六日起至二十一日止。計已開路九百七十餘丈矣。查辦倭人到穆齊失銀一葉。通判洪熙恬委員張斯棣李彤恩。及稅務司好博遜等。十六日船至花蓮港勒稅。以浪大難泊。折回新城。用舢舨登岸。是日天氣晴明。風亦不惡。而浪擊沙岸。倒捲而去。小舢舨為所沈。幸土人拖之上岸。晚駐古廟。傳集居人。訊供與啤。

嚮所迷相符。惟倭旗一桿。尚留番社。情願查明。與前給租地定銀。二併繳出。其失銀千圓。據啤嚮供稱。聞諸倭人傳述。而土人謂絕無影響。眾口一詞。十七十八等日。附近社番。聞有官至。俱陸續前來。十九日。列有加冬社番。日帶子四人。叩謁該員。均加慰諭。各欣躍而歸。似招撫一事。尚不棘手。委員張斯替。同葵堂將該處地圍連日畫畢。遂於二十一日。同好博遊。李彤思。先歸蘇澳。洪熙恬仍留駐新城。候繳收銀旗等因。理合附片陳明。

諭軍機大臣等。沈葆楨等奏。續陳防務。整撫番開路情形。並查辦倭人失銀案各摺片。日本兵船。仍在龜山等處。相持日久。尚未

退兵。現在羅大春黎兆棠均已到臺。沈葆楨已飭張其光等開
通山路。潘蔚亦前往鳳山督練新軍。催集民團。綏撫番社。並飭
地方官豫籌客兵薪米。各省輪船陸續駛回。唐定奎一軍不日
亦可趕到。到下颺颺時。作。瑯瑤難泊輪船。龜山倭營又當風衝。
彼族正在進退維谷之際。著沈葆楨。文煜。李鶴年。王凱春。潘蔚
酌度情形。審慎籌畫。能使倭船迅離臺境。則諸務皆易為力。柳
原前先在都。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與之剴切辯論。該
使臣語意狡。尚未就緒。沈葆楨等務宜乘此兵燹未聞。速為
布置。一面撫馭番眾。一面厚集兵力。俾壯聲威。所有商購船械
等事。是否已有端緒。著即迅速籌辦。毋失機宜。俾人到移齊夫

銀一業。並著飭令夏獻綸迅行辨結。毋令彼族狡展。藉故耽延。
庚申。兩江總督李宗義奏。臣因江防緊要。將駐紮江浦之
慶字營。調赴沿江南岸一帶。擇要設防。函商安徽撫臣英
翰。於防勇中揀派來江。填紮江浦等處。以資防禦。旋准該
撫臣函覆。以籌江防。必須在下游守險。尤須合上游數省
全力以相赴。將何省出兵。何省濟餉。豫為籌畫。以期各任
其事。同赴事機等語。該撫臣通籌全局。與臣意見適相脗
合。現據飭派福建甯鎮總兵張得勝。統帶凱字四營。已
於本月初三日馳抵浦口。又在潁州添撥兩營。不日亦可
到防。俟該營到齊後。檄飭該總兵扼要駐守。並隨時與撫

臣英翰會商酌辦。

硃批知道了。

辛酉。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大臣沈葆楨等奏。承准軍機大臣字寄。同治十三年五月初一日奉

上諭。准其將閩省存款。移緩就急酌量動用。如有不敷。卽照所請暫借洋款。以應急需等因。欽此。查閩省年來歲入。丁糧釐稅等項。除供撥京協各餉之外。所有徵收地丁錢糧。則支發兵餉。為額營計。投要需。鄰省積欠。每多缺乏。局徵稅釐。則近年撥款日增。兼之閩省一切需用經費。無不取給於此。已形支絀。卽閩海關庫所徵稅課。隨時撥解各餉。亦鮮餘存。

此際豫為籌防。將一應撥款移緩就急。悉數騰挪。而杯水車薪。無裨於事。現擬計臣沈葆楨購製鐵甲船。洋槍礮等軍械。及防臺一切經費。約略需銀五百萬兩。閩省內地洋面。由廣東交界之南澳起。至浙江交界之南北關止。遶遼表延。地逾千里。港汊紛歧。舟舶皆通。處處均關緊要。並須嚴密籌防。置備。需費亦屬不貲。計非先籌銀六百萬兩。不敷目前周轉。經臣文煜。臣李鶴年。臣王凱奏。飭令司局委員。向英商匯豐銀行籌措。現與立約簽字。訂定先借銀二百萬兩。續有款再行另議。其現立約內。說明以付銀之日起。按西洋年月三百六十五日為一年。八厘起息。十八箇

洋月之後。勻作十洋年。本利歸清。其利銀每六箇洋月為一期。俟付三期利銀後。本銀與利銀仍按六箇洋月分批如期交還。每批還本若干。即停若干之利。分兩平色。出入一律。借約內須蓋用海關關防。暨布政使印信。稅務司印押。方能兌銀。至所借洋款。本屬閩省之事。自應閩省籌還。惟丁糧釐稅。按年供撥京餉。以及額營兵餉。本已不足支應。且洋商以前次成案。係由各海關歸還。此次亦必由海關兌還。方昭信實。而閩海關除按年京餉。不敷尚多。且專指一處。為日既久。計利更鉅。似覺力難獨任。事關交涉外洋。屆期萬難失信。將來如何歸償。自不能不先事籌維。應

請

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。勻定銀數。飭由各海關分期兌還。庶免臨時周章。其按期應需息銀。並準照前辦借款成式。彙入籌防本彙。作正造銷。據署福建布政使葆亨。會同善後通商等局司道詳請奏咨前來。除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覈辦理外。謹恭摺會奏。

硃批。該衙門速議具奏。

壬戌。署山東巡撫漕運總督文彬奏。竊於七月初八日。奉到軍機大臣密寄。奉

上諭。文彬奏籌議海防事宜一摺等因。欽此。竊伏思自強之道。不

外富強。而富強之謀。總以不失民心為要。善經費之法。世人言利者。與民爭利。取盡錙銖。究之國未富而民已貧。民貧則志起。得不償失。其弊不可勝言。經久之道。莫若就本有之利。而經營之。以山東藩庫而論。李接任時。庫存不敷兩月之用。嗣經百計圍維。數年以來。除常年用款外。存銀一百八十萬兩。李蒞東二年。雖未大增。尚無過減。此項存款。上年本擬作為河工之用。李親履勘。與其將有著之款。付於不可成之工。莫若仍留之。以備緩急之用。是以奏請將河工緩辦。現在除留用外。可提銀一百五十萬兩。此外運庫。糧道庫。東海關。亦均可陸續酌提。有此鉅款。作為

籌備海防經費。則設防練勇製器諸事。皆可次第舉行。惟防務一經興辦。此後即難歇手。所有常年經費。須於定局後通盤籌畫。總期掙節而不誤事機。一面嚴飭各州縣。於正雜各款。實徵實解。交代業內。不准捏撥濫抵。如此則經費有常。可免匱乏之虞矣。一切用項。派委委員經營。無論銀細。仍須拏親自稽察。實事求是。方不至以數年心力所積之財。被眾人妄耗侵吞而去。此經費出入之大端也。選材之法。武弁日軍興以來。功名成就。仍志在報效者。固不乏人。而驕奢縱恣。身家念重者。亦復不少。至沒沒不彰。打仗在前。而論功在後者。各營中均有其人。此等人大半愁

直捷拙。身經百戰。或功名不顯。或僅有功名而無貲財。若
擇而用之。優給薪水。推誠相待。甘苦與同。必能得其死力。
至智謀之人。亦不可少。第慮其有虛聲而無實濟。所有山
林隱逸之士。投閒置散之人。廣收節取。試用果有實效。後
再行奏聞。以上文武兩途。努力所能致者。卽由考設法招
集。如有必須奏調者。隨時請

旨施行。此選才之法也。練兵勇製器械一節。東省原有之各營。近
年調赴河防。彈壓地方。勢難抽調。卽抽調亦難敵洋人。且
巡防緊要。一時不能盡行裁撤。等處安徽壽州一帶之背
槍手。槍重藝精。命中擊遠。可敵洋槍。惟須製造得法。槍斃

子樂精良。方可適用。現已派人前赴該處招集計日可到。到時照其槍式製造。然至速亦須三月後方能成軍。此外再練陸砲技藝。數營以輔之。貴精不貴多。總期訓練精熟。俾一營可當數營之用。既節經費。又收實效。等親督各將士力除軍營積弊。如有空名扣餉。提督問問者。照軍法從重懲辦。如此則紀律嚴明。民心固結。庶可有備無患矣。至沿海各口岸防守事宜。須慎密籌辦。若稍鬆率。轉誤大局。現在夷情叵測。百端尋隙。計惟有暫時堅忍以待之。我軍練成一經布置。即成堅固不搖之勢。方為勝算。

文彬又奏。等所擬辦法。成軍尚需時日。而海疆防守。必須

迅籌準備。方足以昭慎重。才已密飭上海安寶商人速購七響大洋槍二千桿。快槍二千桿。格林礮十尊。大小水雷二十箇。用輪船刻期解赴登州。交登州鎮總兵驗收備用。查登州鎮總兵陳擇輔前曾隨才營務當差。頗為廉謹。蒙恩補授總兵後。辦事妥實。不貪不墮。現在進京。

陞見指日即可回東。該總兵素與才和衷共事。亦能明曉夷情。此外再由才奏調數員得力將弁督飭教練。才自知庸愚難勝重任。惟有廣集羣策羣力。講求實際。以期上紓。

宸廑。至防所應系土城營寨礮臺事宜。現已密飭沿海各州縣將應用料物一切備齊。視彼來勢相機興築。合併附片密陳。

諭軍機大臣等。文彬奏逆旨。履陳善防事宜一摺。覽奏均悉。卽着文彬體察情形。認真籌畫。以期有備無患。並着隨時詳悉具奏。毋得徒托空言。另片奏。購買軍械。解赴登州備用等語。東省沿海各口岸防務。關繫緊要。文彬當督飭總兵陳擇輔等。嚴密布置。並將應築土城營寨墩臺等事。妥為籌辦。

福州將軍文煜。閩浙總督李鶴年。福建巡撫王凱奏。奏稿。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密寄。六月初五日奉

上諭。此外沿江沿海。尚有扼要之處。亦當豫為防範。毋稍疏懈等因。欽此。六月十二日奉

上諭。福州一帶沿海地方。文煜。李鶴年。王凱奏當實力善防。務臻

周密不得稍存大意。致誤事機等語。欽此。當卽恭錄咨行。欽遵。在案。查閩省海疆。北起浙江交界之福甯府。南至粵東交界之南澳鎮。大小海口百餘。廈門。金門。海壇。省洲。皆孤懸海中。其餘港道寬者十餘里。狹者數十丈。設防之法。以水雷拒其入。以礮臺擊其來。以沈船輔水雷之不足。以陸勇輔礮臺之不足。更以鄉團助陸勇之聲勢。大要不外此數端。福州口以壺江為要隘。明臣戚繼光殲倭於此。仍其址築礮臺。安大礮十六尊。船過無弗及者。守以三百人。進而稍北為馬鞍山。地勢寬闊。業經前陝西藩司林壽圖。設築西式礮臺。守以五百人。與壺江遙遙相應。再進而為南北

龜港道甚狹。左為長門山。地險大設。拆去舊臺。改建斜角。三合土礮臺。安礮二十四尊。守以千人。右為金牌寨。安礮十尊。守以三百人。與長門犄角。更於南北巔之後。派輪船二號。左右分扼。又進而為南北岸。除舊設礮臺外。鑿山為洞。南岸隱藏大礮十二尊。北岸四尊。各守以五百人。北岸上達連江。下達船廠。屯練勇千人以防之。有警則於長門口外。安水雷數十尊。此林壽周到防後。布置福州海口之詳細情形也。迤北之東嶺。白沙。濂澳。鑑江四口。安礮二十四尊。各配精兵百人。再北為福甯鎮。轄之三沙。大套。閩峽。下游。東沖。烽火。南鎮。沙埕各口。共安礮七十一尊。該處皆

深水大洋。東沖尤為寬闊。輪船不數調撥。已飭福甯鎮宋
桂芳。募陸勇一千人。並挑選鎮兵分守各臺。又募水師一
營。駐守東沖。飭局撥大礮十餘尊。補其不足。有警則安水
雷。此連江。羅源。及福甯各海口。布置之詳細情形也。福州
之南。則為海壇鎮。其要隘有六。安礮三十七尊。已飭該鎮
黃聯開。以紅單船分扼內海。修葺兵房。挑兵守臺。再南則
為興化府屬平海黃竿。西亭。烏石。雙溪。楓亭。沙溪。南門。壁
頭。三江口。甯海青嶼。四嶼。及泉州府屬之安海。圍頭。大鼻
連河。崇武。深港。永凝。祥芝。江口。秀塗。梅州。黃崎等口。多係
淺水內洋。潮退即淤。明臣戚繼光防倭時。皆設營築壘。遺

址猶存。分飭趕緊修葺。以陸提各營挑兵守之。疏召鄉團。以為之助。廈門為泉州門戶。昨據署水師提臣李新燕咨報。勸得大擔小擔兩口。孤島難守。稍進而嶼仔尾。與白石頭相對。最為扼要。做築西式墩臺兩座。各配大墩七尊。守以三百人。再進而為龍角尾。旗仔尾。曾厝橋。湖裏港。馬空。圍式口六處。各築墩臺一座。安墩五尊。此外五通。劉五店兩口。為廈門後路。邊陲可達。漳泉。各築墩臺一座。配墩五尊。守以二百人。臣等已飭局撥新購萬斤洋墩十尊。大小鐵墩五十尊。以資分布。如再不敷。則購西洋鋼墩以輔之。有警則於大擔小擔。枯嶼嶼之間。安置水雷。護以紅單。

托管李新燕所部守礮臺。孫開華所部扼防陸路。金門與廈門相犄角。向無城堡。為入泉必由之路。雖孤懸難守。而閩繫亦要。已飭李新燕孫開華等踏勘地勢。添置礮臺礮位。以期聲勢聯絡。廈門之南。則南銅山營。再南則為與粵連界之南澳鎮。銅山懸鐘兩城。礮臺兩座。均已挑兵駐守。擇要設防。此興泉漳三府各海口布置之詳細情形也。閩省濱海處所。袤長千有餘里。處處可以上岸。實屬防不勝防。形勢如此。臣等愈不敢稍涉大意。惟有隨時督飭地方文武。嚴密防範。毋稍疏懈。以備不虞。至防海之法。尤重利器。據善後局報稱。已購到洋槍七十桿。購定洋藥三萬

二千磅。大銅礮二尊。萬斤以下鐵礮三十七尊。萬斤銅礮五尊。飛輪礮五尊。火藥五十萬磅。水雷八十尊。巨等通盤等畫。尚恐不敷。仍飭趕緊購製。泉州居漳州興化之中。所屬廈門等口。與臺灣對峙。為前明倭寇出入之所。巨鶴年撤俟布置有緒。親赴各口查勘。暫駐泉州。以便居中策應。硃批覽奏已悉。李鶴年出省後。仍著將海防事宜。與文煜等隨時悉心會商。妥善辦理。

乙丑。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。查臺灣事機緊要。濱海各省。正在運籌設防。一切尤當慎密。臣衙門近聞上海新聞。聞狀。竟將本年三月二十九日密寄

諭旨。刊刻其中。殊堪駭異。伏查六月間。曾據沈葆楨片奏。新聞紙內刊有四月十九日奏片。請

旨飭查。欽奉

諭旨。著該大臣將軍督撫等。確切查明。據實具奏。欽此。因思此等緊要事件。應如何加意慎密。豈容稍有漏洩。致誤機宜。此次密件。暨沈葆楨奏片。該新聞紙館。果得自何人之手。一經嚴究。不難水落石出。除嚴飭正衙門。軍京。勿稍漏外。應請

旨飭下南洋通商大臣李宗義。嚴密確查。將由何衙門漏洩之處。確切根究。勿任稍涉含糊。查明後。據實具奏。並請

飭下南北洋大臣各將軍督撫等嗣後遇有恭奉

諭務當恪遵前奉

諭旨。詳飭所屬格外嚴密。以昭慎重。茲此附片密陳。

諭軍機大臣等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。上海新聞紙刊刻密寄諭

旨。請飭查光等語。軍機處封發寄信諭旨。各省奉到後。自應加

意慎密。况係中外交涉事件。豈容稍有漏洩。乃本年三月二十

九日密寄沈葆楨等諭旨。上海新聞紙內竟行刊刻。究係何人

洩漏。著李宗義嚴密確查。據實覆奏。毋得稍涉含混。嗣後各將

軍督撫等奉到寄諭。務當格外嚴密。以昭慎重。倘有仍前漏洩。

致誤機宜。惟該將軍督撫等是問。將此由六百里密諭沈葆楨

瑞麟。李鴻章。郝興河。志和。恭鏗。文煜。李宗義。李鶴年。文彬。王凱。奏張樹聲。楊昌濬。張光棟。並傳諭潘霖知之。

恭親王等又奏。竊查日本國兵赴臺灣。有事生番。曾經臣等於本年三月二十九日。及四月十四日。五月三十日。給該國外務省。及該使臣柳原前光。照會。在案。旋於六月間。接到日本國外務省照覆。及該使臣照覆各一件。在該外務省。以事經前使臣副島種臣出使時。告知中國為詞。其詳細由柳原前光具覆。該使臣亦吃吃置辯。以上年曾經告知。及美英兩國均有此事為說。當經臣等專給該使臣照覆。力加駁辯。亦由上海道轉交。嗣據上海道沈秉成等

稟報。該使臣柳原前光。已偕其書記官鄭永甯。由滬來輪
船赴津。並將臣衙門給該使照會寄回。以便在京面交。及
准北洋大臣李鴻章函述該使臣到津。接晤辯論情形。並
以臺事未經辦妥。不必進京阻之。該使臣來意甚堅。擬於
十五日由津赴京等情。臣等以日本此舉之謬。雖各國使
臣用心難測。而公論或有難逃。於六月二十日。鈔錄來往
照會各件。照會各國使臣查照。二十一日。據鄭永甯來臣
衙門函稱。該使臣到京。並呈遞照會兩件。一稱齋奉國書
請

覲。一係照覆知照沈葆楨辦臺事之件。即請示定期。令該使臣來

見。當由臣等將由滬寄回之照會。及沈葆楨。潘蔚。聯銜給
該使臣照會。潘蔚另函。一併面交鄭永甯轉寄。先是該使
臣在上海與潘蔚相見。而稱此行用意有三。一捕前殺害
我民者誅之。二抗抵我兵為敵者殺之。三番俗反覆難制。
須立嚴約定使永誓不割殺難民。業經潘蔚函據照辦。從
於到閩後親赴郡。與該國帶兵官西鄉從道。照該使所
述三條。逐一證論。促其退兵。西鄉從道諉之。柳原前光做
主。兼露欲壯丹社賂給兵費之意。迨由潘蔚函致柳原前
光。又謂須候沈潘兩大臣聯銜照會印文。自有辦法。而該
使臣等即有來京之行。此沈葆楨等照會寄由臣銜門面

交之緣由也。臣等明知柳原前光所稱前情。殊不足恃。此次到京。必多狡計。據各國使臣。及總稅司赫德。並各新聞紙所論。皆謂此行非索兵費。即欲俟中國有不為優待之處。另尋名目。為索端之藉。臣等公同悉心商酌。在彼之狡。幻難知。而在我之名義。應正。遂訂於二十五日。令該使臣來見。屆日該使臣先遞照會一件。則謂臺灣生番。為無主野蠻。本不必問之中國。其先後變幻情狀。已可概見。至接見時。該使臣先交到國書副底。請將

親事早辦。臣等答以事有次序。隨責以臺灣生番。係中國地方。兩國修好條規。大書兩國所屬疆土。不相侵越。本日照會所

稱無主野蠻。珠為無禮。柳原前光。及鄭永寬。皆係上年隨
副島種臣來京人員。又登以副島種臣來京時。並未與中
國商明。何以捏稱中國允許。日本自行辦理。該使臣無可
狡賴。謂總署從無允許之事。詰以沈藩大臣照會已到。所
謂辦法安在。則謂照會之事。與在滬面議不符。礙難辦法。
時正大雨驟集。該使臣苦於無說。亟辭冒雨而去。嗣於二
十八日。該使臣函送致沈葆楨等露封照覆一件。內稱該
使臣既已到京。祇應與總理王大臣從善面議等詞。以銷
前說。請為轉遞。詞意亦多不避。臣等復於本月初二日照
覆該使臣。以臺灣生番均隸郡縣。中國向收番餉。歲之臺

灣府志。鑿鑿可考。卽云野蠻。亦中國野蠻。卽有罪應辦。亦
應由中國自辦。並函告以此事往來各照會。已鈔致各國
使臣查照。反所覆沈葆楨等照會措詞。非是等情。臣等卽
於是日至該使臣寓面晤。該使臣以該國遣外務大丞田
邊太一。前來候信。臺灣之事。請商如何定見辦法。復經臣
等反覆究責。該使臣謂英美兩國兵船。曾至彼境。中國何
不阻止。當致以英美兩國前事。與日本所為不同。均有案
可稽。該使臣又更其說。謂琉球之事。日本應為辦理。況有
本國人受虧。如中國遲至三年四年不辦。日本豈能聽之。
隨駁以琉球之事。應由該國王清理。問以日本人受虧之

事。係何年月。該使臣吐茹其詞。不肯確指。旋謂副島種臣由華回國。知其事。始決意辦理。詰以副島種臣回國始知。何得謂三年四年不辨。又無照會聲明案由。中國何憑辦理。該使臣不能辨。因曉以彼此辯論無益。既問如何定見。當思了結公道辦法。茲各分手。並訂於初六日在署面議。該使臣又於初四日遞一照會。仍欲中國定議如何辦理。至初六日。臣奏訖已先期銷假。臣文祥亦力疾到署。與臣等一同接見。於該使臣未經提及公事之際。卽切諭以中國與該國誼切比鄰。有輔車唇齒之義。兩國無論何國勝負。總非我兩國之利。現在不再辯論曲直是非。祇應想一

了結此事之法。須兩國均可下場。開心見誠。相與剖示。並多方設譬。層層啟發。原冀其從此悔悟。自為辨圓。該使臣亦允彼此同為想法。初七日。因比國使臣奉

旨准覲。該使臣亦照請辨理。臣等遂引初六日面議梗概。謂該使臣必能設妥法使兩國均下得去。現請展

期。足徵深重睦誼。從此益結齊齒以覆之。詎該使臣仍於初八日。函詢臣等有何定見。辨法。推其意。若以不言結我。欲使兵費等說。皆出之中國之口。則在彼既得便宜。又留體面。並於函中述及本國用意。語多恣肆。臣等不得不逐層折辯。告以若例中國定見。則曰臺灣生番。確是中國地方。惟有

該國退兵後。由中國妥為查辦。該使臣於接信後。復遞照會。謂該國有自主之權。伐一無主野蠻。真容他國旁論。且有新次撫綏歸我風化之語。臣等又辦給照覆。簡明斥駁。大致謂生番隸臺灣版圖。應如何撫綏歸化之處。中國有自主之權。應由中國自行議辦。該使臣接此照覆後。又於十九日來晤。問日本兵在番界不遠。中國應如何辦法。臣等斥以此等不和好之話。不應說。亦不能答。仍歸到中國地方。應由中國自辦。該使臣詞屈而去。次日復敘節略一件。函送該使。臣俾有依據。此柳原前光到京。屢次晤談。及來往照會信函論辯之情形也。臣等伏查此事。兵費一層。

在中國無可給之理。而該使臣亦覺有難措之詞。現經歷次相待。能否廢然思返。抑將另有詭謀。均未可知。目下彼此持論。毫無歸末。聞日本另派該國參議內務省大臣大久保利通。即日來京。或因其權位較重。迎送較有主持。俟該員到京後。再為相機酌辦。至將來作何收場。此時殊難逆料。要亦中國實有備禦之方。難得轉圜之勢。即使該國於此就我範圍。終不能卒彼之暫退。懈我之自謀。前接北洋大臣李鴻章來信。謂閩省設防備禦。非必欲與之用武。已函致沈葆楨。祇自紮營操練。勿遽開仗啟釁。並飭唐定奎到臺後。進隊不可孟浪。近接沈葆楨來函。亦謂現在兵

端未聞。澎湖雜籠口等處。彼以避風為詞。似宜防之。而未
宜遽阻之。諸臣意見相同。非欲速成戰局。然就目前而論。
非武備實修。將抵難於就範。就大局而論。即俟苗聽命。武
備亦應急籌。除由臣等隨時密致沈葆楨等妥商籌備外。
所有日本使臣到京。臣等應與持論情形。理合繕摺密陳。
硃批知道了。

恭親王等又奏。再自日本兵至臺灣番界以來。臣等於所
聞所見。逐一印證。有謂應與各國使臣公評曲直者。有謂
日本有此舉動。非償以兵費。不能遽爾退兵者。有謂兵費
之名不可居。念其曾被傷害。給以撫卹者。臣等於公評曲

直一層。本擬借此以折其氣。各國使臣亦未嘗不肯出力。惟一經牽涉各國。均欲乘此要求。其難辦之端。殊難盤旋。前僅將與日本來往文函照會各國。亦即為公評曲直。本此外所稱各層。臣等公同商酌。目前固應顧慮全局。亦宜統籌。若輕易允給。轉足啟狡馬思逞之心。是以力與相持。即至萬不得已之時。亦必使有當於名義。庶可稍全體。制至各國於新聞紙中。謂兩國相戰。凡通商受損之項。應於負者取償。又各國使臣。述及中國日本均與各國有約。如果失和。即各國槍砲。亦無從購辦。屬於告示等件。不可露出日本背約等字樣。致與近日購辦船械各事宜。諸多

室礙。近又據上海道探稱。日本國現遣其內務省大臣大久保利通來京。和戰之局。於此而定。如中國予以體面。不令認錯。即可轉圜等語。臣等早已慮及。疊與柳原前光詳晰辯論。曾告以要該國認錯。該國固不肯認錯。要中國認錯。中國亦無從認錯。但求了結此事。妥法等語。亦即為日後不令認錯地步。大久保利通業已抵津。將來到京。能否由此轉機。尚未可定。據沈葆楨等來函。均以備未嘗修。未能遽戰為慮。然臣等竊計持之日久。又恐日本兵在番界。來往句結番族。轉得固亞深溝。為備我之地。故近日往來。與該使臣論議。總抱定和好之意。原冀寬其時。俾我得

以有備。即使日本之釐可弭。仍須切實籌辦。力圖自強。除俟該國使臣大久保利通到京。若何論說。相機籌辦。再行陳奏外。理合附片陳明。

硃批知道了。

日本外務省照覆

為照覆事。茲接准

貴國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來文。據悉

貴國傳聞我政府將有事於臺灣生番之地。說甚為不解。

因以承詢各節。查此誠如來示所言。是往年我欽差全權

大使副馬禮遜奉命往入

貴朝之際。而諮詢兩大臣。據其趣旨。今甫下手而已。別無他意。未接來文時。早有我欽使柳原前光派往。

貴國。想已錄該使當為辨覆。來示所詢。不及縷縷。逐辨也。為此照覆。希即查照可也。

日本柳原前光照會

為照會事。茲本大臣欽奉我大皇帝簡命。委以全權。往紮貴國。

京師。以便掌理兩國交涉事宜。並奉國書信憑。呈遞。

貴國

大皇帝前。用昭所職。今於明治七年七月三十一日。已入都下。相

應備文報到。並請貴王大臣煩為擬定。

觀期。示復是望。為此照會。希即查照可也。

給日本御原前光照覆

為照覆事。同治十三年六月初二日。據江海關道遞到貴大臣照覆。內開各情。查中國與貴國相交。總以彼此換約。訂明兩國邦上。毋稍侵越為始。從前之案。無可牽涉。至上年貴國大臣到島。違貴大臣來本衙門函諱各節。本衙門前次照會貴國外務省。已盡言之。並無許貴國自行查辦之說。查琉球國與中國禮部。時有文件往來。官員亦常來中國。如琉球曾受生番之害。應由琉球國請中國處置。即

謂琉球國與貴國素有往來。貴國必欲與聞其事。亦應照會本衙門辦理。至謂貴國人民曾經受害。兩國既有條約。如有其事。尤應言明某年月日某人在某處若何被害。照會本衙門查辦。中國無不為查辦之理。萬一中國不為查辦。貴國或以允否自行辦理。詢我中國可也。斷無徑自用兵之理。中國亦無允貴國自行查辦之理。乃並無一二文件照會本衙門請為辦理。而遽自行查辦。不但查辦。而且突然稱兵入我境內。撥之於理。豈可謂平。兩國所屬邦土。毋相侵越。盟言具在。載入條規。乃謂本衙門減視貴國。副島大臣之言。然則副島大臣即應減視兩國。修好盟約之

言乎。且副島大臣於上年來

現時。並未一言及此。本王大臣何從異議。即貴大臣來署。向本大臣。迷及臺灣生番。其時並無派兵前往之說。乃貴國外務省照覆。稱據其旨。越下手等因。是本王大臣未嘗許貴國自行查辦。本衙門前次照會內。業經詳細聲敘。且上年貴副島大臣在京時。屢次賠譚。實未言明臺灣生番之事。而本大臣等。卻將兩國所屬邦土。不准侵越等語。特於送行時。親面申明。現鄭少丞近在滬上。必深知之。而貴大臣此次照會內。稱貴中將西鄉所辦事宜。與上年貴大臣所言。何嘗不符。是貴大臣自誣也。是貴大臣以自誣者誣本王

大臣也。至貴大臣所稱。本王大臣優待國使之禮。自有一
定大典等因。貴國如真為念和好。貴大臣如真為兩國保
固睦誼。能以禮待中國。本衙門自無不以禮優待貴國使
臣。因應之宜。禮當如此。貴國外務省照覆。稱來示所詢。已
由貴大臣辨覆。本衙門因就貴大臣照覆所及。約略剖明。
現不另覆貴國外務省矣。所有該處事宜。前經奉

旨。派大臣辦理。並

派藩藩司幫辦。茲貴大臣照會稱。惟有准到來文。平心辦理等語。
應俟貴大臣與沈大臣。藩藩司彼此商辦可耳。相應照覆。
日本柳原前光照覆。

為照覆事。茲我八月三日。因派書記官鄭。至貴衙門。報本大臣到任。接回貴王大臣。同治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。及六月初九日。所發照會。並沈潘二大臣公文。附函等。共四件。查上年。我到島。大臣在京議。

親事。初因禮節不合。通例。想欲未裝。謝辭回國。特派本大臣。至貴衙門。代陳臺灣生番之事。是與副島大臣。親口相告。原無差別。其特本大臣云。我國屬民。既受生番。枉害。必須派差查辦。意在除兇安良。番地不奉。

貴國政教。盡地自居。我國此行。恐觸。

貴國嫌疑。故特相告而去等語。夫我國代一野蠻。本不欲告。

諸他人之國。然我副使大臣爲念兩國和睦。乃爾相告。則帶兵與不帶。惟我所欲。貴王大臣當時並無細論。又無異議。於我何所再言。况爲特防嫌疑而相告。原無請先查辦之意。又何煩文書往來乎。本大臣信不自誣。敢誣貴大臣哉。來文所稱貴大臣此次來華。如謂修好而來。則現在用兵。艾揀中國土地。又將何說等因。本大臣查

貴國從前棄番地於化外。是屬無主野蠻。故戕害我琉球民五十數名。強奪備中難民衣物。憫不知罪。爲一國者殺人償命。捉賊見贓。一定之理。何乃置之度外。從未懲治。既無政教。又無法典。焉得列於人國之目。所以我國視爲野蠻。

振旅伐之也。前者本大臣在滬。遇潘藩司奉

欽旨下閩。承詢此事原委。經本大臣具函細述。並舉西鄉中將奉
敕限辦三事告之。一曰捕前殺害我者誅之。二曰抗扶我
兵為敵者殺之云云。其潘藩司覆書。則稱第一條。第二條
貴大臣專指牡丹卑南二社而言。足見辦事頭緒分明等
語。是無異議。我西鄉中將之進師伐罪。故不外此。則

貴國亦應無可嫌疑。至本大臣責在保固兩國睦誼。凡於該
處事宜。固所悉心辦理。豈敢姑以好言款

貴國也。合應再行照覆。希貴王大臣幸諒察焉。

日本柳原前光來函

日前經貴衙門寄來說大臣公文。並附函共二件。本大臣已查閱。茲具覆文一件。頃由貴衙門加封轉遞該大臣收拆是處。再本大臣另有要事。種貴衙門面商。請貴王大臣即為擇日指示。以便就見。

給日本柳原前光照覆

為照覆事。接准貴大臣照會一件。以臺灣生番之事。副島大臣曾派貴大臣代陳其事。因為念兩國和誼。乃爾相告。帶兵與不帶。惟我所欲。並謂該生番為無主野蠻等情。又日前貴大臣來署。經本大臣等與貴大臣面質。貴大臣始謂上年實無本大臣對。應許貴國自辦之說。總者亦無應

許之事等語。查臺灣各番社。係我中國境地。臺灣府志等書。開載甚悉。即貴大臣前次照會所云。大書臺灣全地。又錄中國者是也。今貴大臣強指為非中國之地。而猶曰代陳臺灣生番之事。且曰帶兵與不帶兵。惟我所欲。夫用兵何事。貴國既與中國修好。應如何守約盡誼。乃貴大臣照會如此措詞。本王大臣殊所不解。貴國外務省謂告覲大臣。據其旨趣下手。中將西鄉與閩省官面談。謂帶兵到臺灣番地。曾與中國商明。貴大臣此次照會。稱生番為無主野蠻。或者貴大臣恐前說不行。故又易一說焉。竟謂番境非中國地方。以自掩其非。豈知由前之說。明明認為中國

地方由後之說。又強派為非中國地方。不料兩國相交。先
後議論。可以變易。若此。查臺灣府志。非為今日與貴大臣
詳辨。而始有此書也。內載雍正三年。歸化生番一十九社。
翰餉折銀各節。社丹社即十九社之一。亦在鄉隘歸化生
番十八社中。治本等六十五社。即卑南覓之七十二社。志
書所列番社。指不勝屈。皆歸臺郡廳縣分轄。合臺郡之生
番。無一社不歸中國者。又恭載乾隆年間裁減番餉之

聖諭。後詳其風俗。載其山川。分別建立社學等事。番社為中國地
方。彰明較著。若此。貴大臣即以為野蠻。亦係中國野蠻。有
罪應辦。亦為中國所應辦。若謂其戕害琉球民。則琉球國

王應請

命於

朝廷。若謂強奪備中難民衣物。則何年月日之事。何人被奪。何件衣物。應由貴國大臣照會本衙門辦理。且中國於琉球難民。資送回國。並經閩浙總督派委前臺防同知游熙等查辦。是未經琉球奏明請辦。貴國亦未照會請辦。我國尚未置之度外。乃欲硬指為中國不辦。並硬指為非中國地方。有是理乎。本王大臣以誠待人。稔知貴大臣明理敦義。今日既知臺灣生番為中國地上。必當息兵修好。以善將來。至潘藩司在上海致貴大臣覆書所稱。專指牡丹。

卑南社二處搶害之生番等語。係述貴大臣面談之詞。及
抵閩後。致書貴大臣。所稱面見西鄉中將。詢其卑南見地
方有無事故。西鄉中將答云無有。西鄉中將並謂係專辦
牡丹社。並無別意等語。是潘藩司所稱。皆係據西鄉中將
面述之詞。與潘藩司無涉。今貴大臣既思係因睦誼。悉心
辦理。則無論何社皆中國地方。無足深辨。又貴大臣照會
稱既無政教。又無法典。烏得列於人國之目等語。僅以之
指生番。既無可指。若非指生番。則此語無禮已極。不能不
向貴大臣詰問。究何所指。即候詳明示覆。為此照覆。

給日本柳原前光信函

照得貴國兵船前赴臺灣生番地方一事。因各國大臣無不知悉。是以本王大臣前將始末緣由。並鈔錄彼此照會及信函。通行知照各國大臣在案。此次往來照會。本王大臣亦擬鈔錄行知各國大臣查照矣。專此布達。

日本柳原前光照覆

為照覆事。明治七年八月十三日。再准貴王大臣覆文一件。內開查臺灣各番社係我中國境地。臺灣府志間載甚悉。即貴大臣前次照會所云。大書臺灣全地久隸中國者。是也。此次照會稱生番為無主野蠻。竟謂番境非中國地方。先後議論變易若此等因。本大臣業查前此各文案。知

貴王大臣摘取破句行文。致本大臣措詞前後不對。此本大臣所不服也。夫我本國政府舉此義務。而以臺灣省地不屬貴國之意。本大臣在港及北上後。每送文函。諮詢時。殆至筆先舌然。請再將本大臣前此兩次照會。並與潘藩司歷次文彙照覽。鑿鑿可證。何嘗變易其論。又稱潘藩司所稱。皆係據西鄉中將面述之詞。與潘藩司無涉。等語。是但偏信其文。殊不知其非實也。此事經本大臣准西鄉與潘藩議筆。記知其謬妄。業已送函指斥在案。故不深辨。至本大臣前次照會所稱。既無政教。又無法典一語。正指生番而言。總之以我堂堂獨立之國。伐一無主野蠻。何用師

國允許。惟以其地接連。恐生嫌。故特相告而已。其地果屬

貴國。何不當時開告。即行堅卻。迨我國命將懲辦。將次攝服。紛紛異議。言其不可。抑已無及。且朱文內既稱野蠻。亦係中國野蠻。有罪應辦。亦為中國所應辦。各等情。又即日經貴大臣來本公署。反覆所論。亦同如此。與我政府所謂義舉。事事正相反。故因思此係兩國大事。名義所關。不宜徒事辯論。必須及早分晰。各家所歸。故而告以本國政府。既以臺灣生番。視為野蠻無主之地。現已奉招懲辦。今日雖貴國引典故相拒。我師決不廢止其事。俯冀

貴國政府。因此定欲如何之處。卽為裁示。以便沐貞敏回本國等語。承貴大臣答云。尚須稟王爺中堂與各大臣商議。俟初六日在署面晤回話。本大臣以因保睦誼為任。當此局面。殊深焦灼。為此特再照覆。附申非款。懇請貴王大臣。至卽查照彙議定妥。俾便屆日拱聆明教可也。

日本柳原前光照會

為照會事。昨閱

貴國京報內有

上諭著准比國使臣覲見一事。茲本大臣於明治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入都。翌日備文照會貴王大臣報到。並請奏定展

親日期在案。今知列國公使親見有日。本大臣亦不得當請早日。

親見。昭述所職。為此特再照會貴王大臣。祈即查照。煩為奏准。諭旨可也。

給日本柳原前光照覆

為照覆事。接准來文。以貴大臣前次到京。曾請奏定請親日期。今知此國使臣奉

旨。准見。亦欲昭述所職等因前來。查此次貴大臣來華。通好請

親。本王大臣深喜友誼。從此益敦。莫名欣慰。想前日在本衙門晤談。貴大臣所允籌畫臺灣妥善辦法。想有成竹在胸。可期。

彼此均下得去。是以照請展

觀中國盟好。從此永結脣齒。本王大臣實深盼望也。

日本柳原前光來函

茲為本國代番之役。經數月間。兩相辯論。彼此是非。今既
盡文累函在案。頃因我朝專派田邊來宣事。不可緩。當即
而訂於本月十七日。踵貴衙門。便聆裁示。於十五日再具
公文附申前訂之言。屆日承賞王大臣相示云。以我兩國
脣齒比鄰。同文之邦。無論誰家終負。總不是我兩國之利。
既明此道。即不必辯論。今日肺腑的話。是講了結今日之
事。我中國不肯令貴國下不了場。貴國亦不可令中國下

不了場等情。又引閔牆禦侮之義。近取養病卻酒之譬。勸本大臣歸寓。亦由肺腑想出辦法。兩邊懷恕。可以落臺。本大臣具微。

貴國深思鄰誼。退而細思。昨本大臣特奉本朝來諭云。夫我代番義舉。非惡其人。非貪其地。務為保恤。已民起見。並以惠及他國。為利。所以不憚鉅費。漸次綏撫。設官花政。道德齊禮。一歸風化。否則野性難移。復蹈禽獸相食之行。使吾此役終屬徒勞無效。故我在事員弁。仰體此旨。不避艱險。誓死奉行。樂觀其成。茲聞

清國以生番為屬地。言論不置。然此義務。既誓我民。爰發我

師為天下所共知。事在必行。刻不可忽。著該公使卽向該國政府。以明本朝心蹟。並請確答覆文。繳回等因。奉此。經本大臣於十五日備文陳請在案。况通風聞。

貴國中外物議洶洶。備殺聚兵等語。原夫兵凶器。戰死地。誰敢樂為。而以伐一野蠻。致失鄰好。殊為惋惜。語云。色斯舉矣。翔而後集。祇違本國功令。不敢耽誤。力請貴王大臣仍速查照十五日文。決定裁覆而已。俯冀函到。期以三日。卽給明決回文。如過三日不見裁覆。萬不得已。發回差員。應在本國斷為。

貴國

朝廷並無異議。此本大臣今日之公事也。回憶五載奉使。迭承貴王大臣優待。克尋盟好。亦當斯任。幸蒙猶以同病相憐。卻酒論藥為喻。如獲再剖一層熱腸。即將

貴國列有何等施設方法。指明後局。使本國此役不屬徒勞。可令下得了場。以固睦誼。是本大臣肺腑之望。專肅以陳。給日本柳原前光信函。

按貴大臣來函。所稱各節。本王大臣等查貴國派兵前赴中國所屬生番一事。經本王大臣與貴大臣數次晤談。自比文函往來。較為明切。初六日承貴大臣來書。本王大臣從將委折情由。親面剖陳。並說明毋庸再論。想一了結。

法若必要貴大臣立刻說出辦法來。我們也不肯如此相
迫。過一兩日。或鄭少丞來見各位大臣。彼此相商。即要見
中堂亦可。先期約定。况此事不由中國而起。中國應問貴
國辦法云云。經鄭少丞傳貴大臣話云。過一兩天。王爺大
臣一面想法。本大臣亦去想法何如等語。本王大臣答以
為可。此方是忠恕道理。等因在案。茲查來函所云。非惡其
人。非貪其地。務以保恤已民起見。並以惠及他國為利。本
衙門查生番所居。係中國與地。中國現在辦理。一經辦理
妥協。自然利及他國。是以從前國外國有遺風被害情事。
即經創文章程。以期漸次整理妥善。俾中外獲益。又來函

所云漸次撫綏。設官施政。本衙門查生番所居。既屬中國
輿地。自應由中國撫綏施政。又來函所云。營眾發師。為天
下所共知。本衙門查此件。是非曲直。本為天下所共知。自
東師涉吾土地。中國並未一矢加遺。亦為天下所共知。以
上所及。明知來函所稱。係貴國起先用意。並非貴大臣此
時之意。既言及此。不能不一為剖明。又來函所云。以中國
備糗聚兵。示及兵凶戰危之意。本衙門查中國向以贖武
為戒。苟非為人逼迫。萬不得已。斷不肯禍。至來函下問有
何設施方法。指明後局。使此役不屬徒勞。可令下場。並屬
決定裁覆。本衙門查現在下場辦法。自應還問貴國。緣兵

事之端。非中國發之。由貴國發之也。若欲中國決定裁覆。則曰臺灣生畜。確是中國地方。若問後局方法。則曰惟有貴國退兵後。由中國妥為查辦。查辦既妥。各國皆有利益。況中國既不深求。而貴國所云恤民之心已白。並不徒勞。足可下場。至來函屬本王大臣仍速查照十五日文。決定裁覆。期以三日。即給明決回文。如過三日不見裁覆。斷為貴國。

朝廷並無異議等語。與前日而換情形不合。且彼此辦事。從無不見裁覆。即斷為並無異議之理。至限日回文。豈可謂平。仍請貴大臣酌之。

日本柳原前光照會

為照會事。明治七年八月二十二日。接准貴王大臣覆函。業已閱悉。前本大臣所以超貴署者。因我政府征伐野蠻。貴國議論不置。本國功令又繁。故本大臣特欲請定

貴國究竟如何之處。不料貴王大臣乃以云云相勸。雖本大臣答以另無肺腑之言。即將本國來諭再敘一番。貴王大臣已不要聽。勸本大臣回寓想法。既而列回。乃遵奉本國諭旨。具函回覆。並請即給決定裁覆而已。今查來文。既稱若欲中國決定裁覆。則曰臺灣生番。確非中國地方。若問後局方法。則曰惟有貴國退兵後。由中國妥為查辦等因。

知貴衙門所論如此。直與兩家疊次辯論。仍畫一樣葫蘆。終無了日。茲特所告明者。我國既仗自主之權。伐一無主野蠻。奚容他國物議。今奉恤內惠外之義。誠宜始終貫徹其功。故必漸次撫綏。歸我風化。是我政府決意所行。而本大臣所體持也。為此特再照會。希即查照可也。

給日本柳原前光節略

貴大臣云。貴國定不退兵。中國究欲如何辦法。本大臣以此語問得甚奇。當以中國本無不和好之心。即告以不便以不和好之言相答。而貴大臣仍再三迫問。並欲據以覆知本國云云。夫本大臣自始至今。所持貴國整貴大臣之

心所告貴國暨貴大臣之言。均可謂情理兼盡矣。不意貴大臣仍以此言相詰。是貴國始終以不好之言。立意來迫我中國也。然則我中國當如何報命之處。已久在貴國暨貴大臣熟思審計中矣。今日何須再問。無已則本大臣另有一言相告。今本大臣之存心說話。仍是留日後兩國相交。並將來彼此共事地步。明想而行。亦願貴國及貴大臣如此存心方好。是以奉勸貴大臣。從此不可再以不好之言相迫。本大臣更不便以不好之言相答。並再告知貴大臣。將來無論何時何人。與本衙門相周旋。均執此心。此說無異也。貴大臣諒之。

奉親王等又奏。辦理海防大臣沈葆楨等奏。海防需款甚鉅。皆借洋款。以應急需一摺。同治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奉

硃批。該衙門速議具奏。欽此。臣等伏查本年五月初一日奉

上諭。文煜。李鶴年。沈葆楨奏。遵旨會籌臺灣防務大概情形一摺。等因。欽此。當經臣等查臺灣防務喫緊。籌借洋款。雖關軍國至計。即照常議息。分年歸還。亦不外各省海關按結分扣。恐嗣後部庫支絀日形。外國要求日甚。通盤籌畫。實非計之得者。除現由該省彙造進

旨議借若干外。請

飭戶部竭力籌畫以濟時艱等因於七月初六日奏奉

硃批依議欽此行知戶部遵照在案此項餉需自應均由戶部籌

撥其應如何籌措之處現尚未據戶部知照到臣衙門茲

據沈葆楨等以海防需款正急奏明先借洋款二百萬兩

查照成案由各海關分期兌還自係為軍需萬緊不得不

籌借洋款以免貽誤事機臣等查同治六年三月間左宗

棠以陝甘需餉孔殷奏請借上海洋商銀一百二十萬兩

分六箇月於各關稅項下撥還奉

旨允准現在臺灣防務較之陝甘防勤情形尤為有關大局自應

准其查照前案辦理以濟急需至此項借款各關應如何

均勻分撥歸還。戶部查核大臣等所借洋款二百萬兩。應於各海關所收四成洋稅。及六成洋稅內。按照三箇月結期。分年扣還。查天津滬東海兩關所收四成洋稅。奏明留作天津機器局之用。江海一關所收四成洋稅。奏明以二成留作上海機器局之用。此外山海江漢等關。均奏明所收四成洋稅內。有撥充客兵月餉。及淮軍月餉之用。淡水一關。已據沈葆楨奏明。將該關所收稅銀。全數留作該處海防軍需之用。所有各海關應撥還洋款。自應分別彙計。以期按結應付。臣等公同商酌。擬請於粵海。閩海。九江。三關所收四成洋稅項下。每結撥還洋款各六十兩。江海浙海

鎮江三關所收四成洋稅項下。每結撥還洋款各五千兩。
江漢一關所收四成洋稅項下。每結撥還洋款四十兩。山
海一關所收四成洋稅項下。每結撥還洋款銀三十兩。津
海東海兩關所收六成洋稅項下。每結撥還洋款銀五千
兩。至應歸洋款利銀。統於閩海關所收四成洋稅項下。就
近按期撥還。以免紛糾。至應如何兌交清算。並於何結起
限撥還之處。應由該大臣等。將飭與該洋商妥議章程。行
知各關遵照辦理。仍一面報部查覈。其所稱借款息銀。索
入善防本案。作正關銷等語。應准其統於事竣後。由該大
臣等分別造冊報銷。以昭覈實。

殊批
依議

羊解夷務始末卷之九十六